

歷史空間

去金門看風獅爺

盧一心

去金門，只要跨過一道門坎就可以了。此言不虛。廈金兩地，門對門，就像鄰居，走幾步路就到了，隨時可以互相串門。喝喝茶，聊聊天，想去就去，想回就回，就這麼簡單。可能有很多人不知道，如今的金門島還是屬於廈門地區，不少金門人在廈門同安也有戶口，廈金一體，名副其實。兩岸距離之近，不用多作解釋。

到過金門旅遊的人一定知道，金門的風獅爺特別多，幾乎隨處可見，而且，每座風獅爺都是香火不斷，構成了獨特的人文風情和景觀，頗讓人玩味。這是一個有趣的現象，說明金門人對風獅爺的信仰已深入到靈魂。

風獅爺，又稱石獅王、石獅公，實際上是一頭站立起來的獅子，造型古樸、憨態可掬。在金門，各個村莊路口、廟前都會有這樣一尊披着紅袍、高大威猛、精神抖擻的獅子石獅，它就是傳說中的風獅爺。對風獅爺文化有一定了解的人就知道，它是從「石敢當」文化中演化過來。石敢當，又稱泰山石敢當，民間專門用來辟邪，據說很靈驗。

中國人向來講究風水學，深信風水的好壞會影響人的一生和家庭乃至整個家族的命運，並關乎榮華富貴，儘管這是一種迷信，但民間信仰就是這樣形成的，誰也無法改變。風獅爺的出現也是風水學的產物。中國人相信世間有鬼怪存在，也相信萬物有靈，包括風、雨、雷、電和自然界的一切都可能影響人類生存，故風獅爺有辟邪擋煞之說。

據金門縣政府統計，金門現存的風獅爺共有68座：金沙鎮風獅爺41尊、金寧鄉風獅爺8尊、金湖鎮風獅爺13尊、金城鎮風獅爺6尊。須知，金門縣不足5萬人口，而風獅爺卻遍佈整個海島，確實是很有意思的地方。據悉，這些風獅爺造型是由廟宇門口的石獅形象演變而來的。廟宇確是民間信仰最集中的場所，也是精神歸依之地。

在金門時，我是無意中發現風獅爺的，可能是因為隨處可見的原因吧。也不完全如此。據了解，金門的風獅爺信仰是從廈門傳過去的，我完全相信這一點。如今，在廈門中華街區石頂巷就有一座「風獅爺」廟，據稱，廟口那尊風獅爺已有六百餘

年歷史，是廈金兩地最早的風獅爺，多年來，每年都會有不少金門同胞從金門趕回廈門參拜。可見，廈金兩地風獅爺同宗共祖，一脈相承不用懷疑。

眾所周知，廈金兩地都是名副其實的海島，尤其是金門，處於風口浪尖上，自古以來，飽受風患侵蝕，於是在各個村莊路口、廟前豎立風獅爺的石獅，以期鎮風，庇佑百姓，驅風鎮風，符合民眾心理需求，也是美麗得讓人揪心的願望。百姓祈願合境平安，風調雨順，這是人類最基本的信仰和生存依據。何況，廈金兩地居民本來就是來自「同一個村」的，有共同的信仰本來就是天經地義，符合常態。

有意思的是，獅子為百獸之王，主要產地在非洲和美洲，中國自漢朝引進獅子後，獅子的形象就被用作辟邪招福的辟邪物。這正是中國民間信仰最為獨特之處。當然，亞洲也有獅子但個頭較小，而且大都生存在印度，中國雖也有獅子但可以說不多，尤其在南方更是少見，廈金兩地幾乎可以說是從來沒有過獅子出現，可是，廈金兩地人卻願意把獅子當成信仰之物，並奉為風獅爺。由此可見，民間信仰本來就是建立在大眾內心，不一定是現實存在，而這恰好體現出人與自然乃至動物之間的關係，獅子作為百獸之王，人類對牠產生敬畏並奉為信仰可以理解。據悉，不久前，「閩粵風獅爺信仰」已被列入福建省第三批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，這是個非常好的消息，以此推廣，必能找回民間深層次信仰的依據和記憶。

不妨回頭，再說一說幾個有關金門風獅爺的傳說。據傳，金門著名的陳慎墓自建立以來，面向的呂厝村即禍事不斷，呂厝村的居民於是設立了風獅爺，面向陳慎墓，用來破解風水。而劉澳村的風獅爺，是用來鎮水箭，防止水鬼作祟，保住錢財不被水帶走。還有，位於山後村的風獅爺，面向西方，用來破解地勢較高的中堡村住宅的燕脊的風水。如此等等，無一不是在訴說人們對自然環境的重視和敬畏。當然，民間信仰本身就是一種心理積澱過程，視為某種心理暗示也行。

金門島北山風獅爺也非常有名，其坐落於雙鯉湖畔，昔日帆渡由此出海，到閩南沿海諸地，尤其是廈漳兩地。風獅爺鎮守海口，具止風、驅邪、護佑海上交通安全之象徵意義。除了風獅爺外，古龍頭的水尾塔也很有特點。相傳，清代古龍頭的殷商巨賈很多，可是都富不長久，富得快，退得也快。之所以這樣，族長們認為，是因為附近海潮盈虛過大引起的，故建水尾塔以鎮水。民間對風獅爺和水尾塔這種本能的信仰和依賴，由此可以得到印證。石器崇拜的想像也得到延伸。

去金門看風獅爺，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活動，千萬不要錯過，它不僅能讓你更真實地體會到廈金兩地連成一體的那種感覺，還能領悟到一種海島獨特的文化信仰和精神依賴。此外，風獅爺作為石器崇拜又一種呈現，已經成為兩岸文化和信仰的胎記和註解，從某種意義上講，既是歷史所賦予的使命，也是民間信仰崛起的一股新力量。相信，只要兩岸攜起手來，就能找回民族文化的核心和生存依據，並能將共同信仰發揚光大，從而獲得精神上的超越與慰藉。實際上，從風獅爺民間信仰的出現，也可看出金門人乃至兩岸同胞千百年來不屈不撓、愈挫愈勇、堅忍不拔、團結一致的民族精神和美好願望。



■金門風獅爺。



網上圖片

豆棚閒話

翁秀美

與一粒稻穀相遇

做飯。邊淘米邊揀蟲，這袋米出蟲了，黑黑的小米蟲，生命力極強，放了蒜瓣也無濟於事。翻着揀着，忽然發現一點金黃，迅速逮住，原來是一粒稻穀，兒時喚作稻子，米裡竟有顆稻子！興奮而鄭重地供在桌上，細細端詳，燦燦的黃，靜美，眩目，問它來自哪一片稻田，哪一把稻穗。稻穀不答。

食有五穀。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趙岐注說，五穀指的是稻，黍，稷，麥，菽。而稻米，小麥，玉米，番薯，穀子等食用最多。

稻，春天為秧，秋天結實，是為稻穀，那時候的稻子尖尖的抓到刺手，脫殼時估計漏網的稻穀兄弟姐妹不少。池塘邊淘米洗菜的姑娘媳婦們，小籠抖了又抖簸了又簸，淘米水又濃又密又厚實，像冬天散不開的霧，兼有小細石子，稻子，間或還有稗子，惹得抱怨四起：怎麼這麼多稗子？通常得要揀一陣子，揀出來的稻子稗子有一小把，帶回家餵雞。

總記得和母親去糧站買米，工作人員一拉繩子，米從牆上嘩嘩落進方形漏斗，母親攆着口袋在下面接，我也伸出手去，任米在手心流過，塗了一手的米粉。而今，那般「古老」的糧站早已不在，市場上各種包裝規格的大米香米絲苗米，比比皆是，價格不一，像待嫁的女子，佳期未定，先做了好妝容。米質更為精細，手抄下去，乾乾淨淨，一點米粉也沒，更別想找一粒稻穀之類的雜質，第一遍淘米水清澈見人影，煮出的飯似也少了些兒時米飯的味道。

精細的食物吃多了，人們愈來愈鍾情於粗糧野菜，番薯芋頭老南瓜，綠色食品漸成新寵。下館子點完菜，服務員會介紹，主食有米飯，有粗糧，粗糧二字令人想到以往真正以此當主食的歲月，急急地一點點粗糧。只不過，那時是生存所必需的主食；現在，乃健康所需要。商場也有粗糧食品，糙米卷是其中一例，明星代言，獨立包裝。最誘人的當是包裝袋上的介紹：糙米，是脫除稻殼後的全穀粒米，相比精米，糙米仍保留着米皮與胚，米皮與胚含有穀粒中超過60%的營養素。看看，都說五穀為養，此種「養」卻原來存於外殼與皮。

不知眼前這顆稻子打哪兒來，如果把它黃澄澄的外皮和穀碾碎，就成了糠，加上麩子（小麥的外皮）等極其粗劣的食物，再有釀酒剩下的酒渣子，便是糟糠。《韓非子·五蠹》中有兩句話：糟糠不飽者不務梁肉，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繡。意思是：沒有足夠的糟糠用來充飢的人，不會想到吃細糧和肉，連粗布短衫都不完整的人，不會想到穿錦衣繡袍。人生奮鬥，正是從貧寒清苦開始，吃糠嚼菜，奮發圖強，逐漸步上正軌，當走進城市的繁華，終於從一粒稻子脫胎換骨成為精緻美白大米，便開始安心享受人世榮華，但是，有什麼悄悄在變化？多少貧賤之交不提，糟糠之妻下了堂，忘記了當年「家食共糟糠」的日子？米是米，稻是稻，再相逢，兩者已不是同一高度與層次，米在城市，城市的高樓大廈，讓人雙腳離地，斷了地氣，也斷了過去。

世間萬物，總在輪迴復始，日頭西落月東升，四季周而復始，花草樹木還有個春夏秋冬。而人，只有一季，走過了稻子的季節，再難回去，在米的世界裡相遇稻穀，如見那一世的光影。稻穀仍是舊模樣，只是少了些棱角，不如記憶中的稻子是粗糙的有個性的擲地有聲的，眼前的卻是滴溜光圓身輕如燕，電扇轉過來，風一掃，轉眼不知去向，連同剛剛堆到眼前的舊時光也一併消散。我的稻穀！繼續揀米蟲。做飯。過米的日子。

詩情畫意 妮妮 丁純

心靈驛站 吳翼民

老太和鷓鴣

每天進出所在的居民新村，總能見着新村口門邊頭有一位老太坐在籐靠椅上，她身旁放着兩隻鳥籠，籠內分別飼養着兩隻玄羽黃嘴的鷓鴣。老太或飼弄着牠們，或逗趣着牠們，一臉燦爛的笑容，滿口慈愛的話語，引得過往者都會駐足觀望上一下，我也不例外，經常會停步端詳那老太和那鳥。

老太的兒女們像從前一樣，依然極難得前來看望孤獨的老人，逢時逢節買些東西孝敬，也算盡了孝心的，但怎麼能填補得了她精神的空白？漸漸的，老太就去花鳥市場買來了兩籠鷓鴣，好好地飼養牠們，繼而請熟識鳥性的行家幫助訓練鷓鴣學舌。計有日，兩隻鷓鴣真的會開口說話了，老太別的都不想聽，所謂的「槓頭開花」她不喜歡，她不喜歡打麻將的，「恭喜發財」她沒奢望，領退休金度日綽綽有餘了。就一個人生活，沒有什麼開銷的，她想發財幹嘛？老太想聽的就是昔日老先生每日價放在嘴邊的她的名字「冬寶」啊。昔日老先生就是這麼不厭其煩呼喚着她的，叫她起床是這麼呼喚的，叫她用餐是這麼呼喚的，叫她一起出門散步是這麼呼喚的，叫她服藥是這麼呼喚的，叫她幫他挽癢癢是這麼呼喚的（我就親眼見着老兩口就着冬天的太陽互相挽癢癢的情景），甚而跟她拌嘴舌吵架也是這麼呼喚的。她一生中聽慣了「冬寶長冬寶短」的呼喚，老先生突然閉了口，再也沒有那一聲聲的呼喚了，她難以接受，她完全失去了生活的滋味——其實她的買鷓鴣學舌就是當年和老先生去公園休息時，老先生在一隻鷓鴣籠前讓那鳥學着他叫喚「冬寶」而勾起了她的懷想，她毅然買鳥調舌，縱然莫能讓逝者還生，也要讓親人最動情的聲音「復活」！